

意外
一场车祸让她丧失味觉
一夜之间从事业巅峰跌落谷底

[——]
Lucia 露神

浪漫 | 痴心总裁
书写与失意厨师
迟到七年的爱情

我的世界
全是你味道



世界上所有的角落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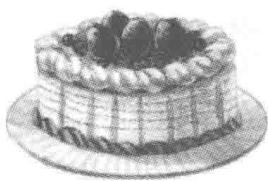
都被你的味道填满

你心中所有的角落，

都被爱情的味道填满

找的世界
全是你味道

露神 / 著
Lucia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世界全是你的味道 / Lucia露神著. — 南京：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8.6
ISBN 978-7-5594-1872-2

I. ①我… II. ①L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1170号

书 名 我的世界全是你的味道

作 者 Lucia露神

出 版 统 筹 汪修荣 邹立勋

选 题 策 划 黄 山

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 字 编 辑 罗妍瑜
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290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，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1872-2

定 价 34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

黑椒猪排饭 /001

“阔别七年，顾文思回来了”

第二章

婚姻租借所 /021

“请问您这里可以租男朋友吗？必要时可以结婚”

第三章

甜品店开张 /040

巧克力蛋糕和奶油泡芙

第四章

满汉全席 /055

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俞樾

第五章

木柴圣诞蛋糕 /071

犯选择困难症的俞樾真是可爱呢

第六章

我们结婚吧 /083

听文思的，婚礼一切从简

第七章

新婚夫妇 /102

所有的甜品，都没俞氏夫妇甜

第八章

蜜思百货 /123

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总裁夫人



第九章

半点一心 /138

他们会是一个有情怀、有梦想的团队

第十章

奇怪的男人 /150

丑媳妇见过公婆和大哥

第十一章

神秘的包裹 /162

原来这一切俞樾早已预谋好了

第十二章

厨王争霸赛（上）/179

尚城甜品组初选资格赛

第十三章

一碗甜蜜狗粮 /195

女朋友的小脾气才难不倒俞总裁呢

第十四章

梦想的舞台 /226

她的实力！顺利晋级全国赛

第十五章

海边的浪漫 /248

想和你看日出和日落

第十六章

厨王争霸赛（下）/263

因祸得福，她的味觉恢复了

番外一

俞怀幸我告诉你，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/298

番外二

高中运动会 /307

黑椒猪排饭

“阔别七年，顾文思回来了”

到后来，有个人告诉她：长大后仍然相信爱情，这不是天真，是梦想。

“妈，我已经下飞机了。”顾文思拖着行李箱艰难地在人群中穿行，话未说完，忽然被人撞了一下，手机啪的一声摔在地上。

她连忙蹲下身拾起手机，所幸只是屏幕磕破一角，通话还在继续，她说道：“没事，刚刚手机摔了。还有一个小时……不，我还要转乘高铁，我可能还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家。”

正好赶上长假，全国的人口流动量大，到处都熙熙攘攘的，而她如同洪流里的蚂蚁，稍一不慎就会被淹没。机场外的公交站和出租车站人满为患，她一时半会儿也无法离开，干脆找了家快餐店坐下来，透过透明干净的玻璃墙，看外面黄皮肤、黑头发的人们来去匆匆。

阔别七年，现在她回来了。

正值饭点，大厅里人声鼎沸。

“五十九号的猪排饭好了！五十九号！”窗口的服务生咣咣地拍着墙壁，将五十九号的猪排饭放在窗口，又立刻转身接过下一份。

顾文思踮着脚，礼貌地说着“借过、借过”，一路小跑过去，从窗口拿起油腻腻的餐盘，回到桌子前。

“咱们的怎么这么久还没好啊？”身边有位女士抱怨道。

“你看看排队的人有多少，等着吧。”女士旁边的男人笑着道。

这对和顾文思拼桌的夫妻说话的时候，顾文思已经拿了筷子。

她的面前摆着一份猪排饭，猪肉里脊裹上一层面糊被油炸过，色泽金黄，筷子戳下去发出滋滋声，上面还淋着棕色的酱汁。

就颜色和摆盘来说，能勉强给个六分。过了一会儿，顾文思身边的人也端来餐盘了，此时她正埋头吃饭，那男人吃了一口，猛地把筷子一拍。

“呸、呸、呸，怎么这么咸，是放了一整瓶酱油吗！”男人抓起水瓶咕咚咕咚喝了几口，妻子也是一样的表情。

“这种饭能吃？”柜台前已经围了不少的人，大多是点了味道过咸的猪排饭的顾客，大家聚在一起要求赔偿，而店里的服务员一脸苦相，硬着头皮应付着。

“不可能所有的都这么咸，就是其中有几份厨师做失误了，大家见谅，马上给你们更换！”店员努力安抚着躁动的顾客们。

男人一把将盘子甩在柜台上，米粒滚得到处都是：“明明我们所有人的饭都不能吃，你还说什么失误，我看你这店还是别开下去了！”他旁边有人附和着，大厅里乱成一锅粥。

顾文思却好像没听到一样，低头机械地扒饭，推搡中忽然有人挤到了身边，很快就发现了她的异常。

“你不觉得咸？”霎时好像时间被按了暂停键，她的动作也完全顿住。

“你吃的不也是猪排饭吗，和我们一批做的，你不觉得咸？”那人奇怪地打量了她一会儿，问了第二遍，她半晌没有说话。大概没得到想要的答案，那人讪讪地走开。

这时候店长已经出来维持秩序了，说所有点了猪排饭的顾客都可以去索要赔偿。

在各种抱怨和吵闹的声音里，顾文思面不改色地全部吃完，好像完全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。她拖着行李箱默默地走出餐厅的时候在想：大概，是咸的吧……

回家的高铁车厢里人满为患，有高声尖叫的孩童和嗓门震天的老人，然而不管怎么吵闹，昨天在纽约的那段对话都还在顾文思的脑内无限循环，挥之不去。

“文思，我给你订了明天的机票，你可以回国了。别怪表哥，我也不想的。”薛家塘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她都看得分明，他半是躲避的目光，还有餐厅里其他人投过来的眼神，他们小心翼翼、偷偷摸摸地看着她，却在她看过去的时候立即转变成尴尬的笑。

“好。”毕竟她已经不是从前的顾文思了。

夜色正浓，月光和灯光倾泻在地。顾文思站在一扇颇有年代感的铁门前，上面老旧的漫画贴纸像是上个世纪贴上去的。

“回来啦，”顾博涵探出头来，伸手接过她的行李箱，“愣着干嘛，快进来。”而母亲薛雅就站在灶台旁边看着顾文思，有些局促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：“回来就好，坐了这么久飞机又坐高铁的，一定累了吧？”

母亲薛雅好像一直都是站在那里，从未离开过。顾文思的喉咙像被一团云雾堵住，千言万语都说不出口。

“妈，爸。”顾文思慢慢叫道。

“哎！”顾博涵放下行李箱，走进厨房，继续揉面，弄得一手面粉。

薛雅走出厨房，搂着女儿，后者像小动物一样抱着她的腰蹭啊蹭，她看看自家老头，感叹这父女俩真是一样不善言辞。

“被子、枕头都晒过了的，你的房间还和以前一样，妈都给你收拾好了。”薛雅拉着顾文思走进去，一打开灯，暖黄的光线就盈满了屋子。

“谢谢妈。”

“这孩子。”薛雅爱惜地摸摸她的头，想了想说道，“你爸一直都不爱说话，不过对于这件事，他和我的态度一样。既然回家了，你就安心住下，家里又没有外人，不会笑话你。要是还想干这行，我就叫你爸问问其他的朋友……”

“不。”顾文思忽然打断母亲的话，“我先暂时在家里帮忙吧，您别担心。”

薛雅咽下未说出口的半句话，点点头。

夜凉如水，顾文思瞪着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从门缝偶尔透出一点光线，然后是父亲趿着拖鞋走路的声音，母亲小声说了他两句，接着就没有动静了。

回家以后，母亲像对待小动物一样轻柔地安慰顾文思，就连喜怒不形于色的父亲都变得好温柔。

她将头埋在枕头里，窗外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光亮和声音，像一个光怪陆离的幻境，她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眠，干脆坐了起来。

床边就是高中时用的书桌，一层一层的抽屉里，“老古董们”都还好好地放着，母亲一件都没有扔——写满潦草的“百事可乐”“一帆风顺”的同学录，土到掉渣的毕业大合照，写了几页就浪费掉的漂亮本子，上面还有顾文思自己作的诗。

顾文思高中毕业就去了美国，一直在表哥所在的餐厅工作，现在忽然看到这些东西，竟有种看着青春重放的错觉。

“咦，这手机竟然还在。”角落里躺着一部杂牌子的按键手机，它的粉色塑料壳的颜色都已经暗淡了，屏幕却没有落灰，看得出来母亲经常打扫她的屋子。顾文思找来充电器接上插座，手机竟然还能开机。

作为她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，以前被她取名为“粉砖”。它不能拍照，不能打游戏，对她来说，却比现在任何一部高性能的手机都要珍贵。

开机速度很慢，好半天终于跳到桌面。她还未来的及看清图标，便疯狂地响起一阵短信提示音。她诧异地看着信箱那里的数字从十飙到五十，并且还在继续匀速往上增加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漆黑的屋子里，这明亮的猩红色数字显得尤为诡异，顾文思手忙脚乱地把音量调到最低，却不能阻止短信箱里的短信像病毒一样疯狂增长。

终于在短信飙到两百条告一段落的时候，小手机嗡的一声响，似乎是到了存储上限。

“中国移动这么孜孜不倦吗，一连七年都在发欠费提醒短信？”她极小心地摁了摁按键，手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应该早就销号了啊……难道有人还在给她交话费？

就在同一座城市的斜对角，一个男人赤脚踩在地砖上。他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，用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，拿起手机，习惯性地拨出一个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。

黑色的屏幕上只显示“无名”两个字，两秒的安静之后，忽然响起了接

通的声音，男人的手一僵，低头看着手里的手机，竟然莫名地紧张起来。
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
“嗯？怎么会有电话打进来？”顾文思刚准备查看那两百条短信，猛地站了起来。振动着的手机好像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，她像没头苍蝇一样团团乱转，“竟然还是同城的电话，搞传销的，还是做广告的？”她犹豫着，正当好奇心驱使她准备接通的时候，手一滑，“咔吧”一声，手机应声落地，霎时四分五裂。

捧着电池板和后盖，顾文思虽然觉得可惜，但也松了一口气。她的这个电话号码没几个人知道，再说，她七年都不曾用过了，打进来的大概不会是什么重要的电话。只是她不免疑惑，究竟是谁给这个电话号码交了话费，又是谁连续多年发了那么多条短信？

而作为始作俑者的他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渐渐暗掉的手机屏幕，久久不能移开目光。

顾文思一般是早上六点起床，多年形成的生物钟，雷打不动。此刻她睁着眼躺在床上，头顶上是泛黄的吊灯，隔着窗帘，早晨的阳光已经洒在她的被子上。过去七年的这个时候，餐厅后勤已经将最新的食材送进厨房，西红柿沾着晶莹剔透的水珠，牛肉和羊肉泛着新鲜的色泽，他们根据材料的新鲜程度选定推荐菜，有些费时的小菜几乎是从早上就开始准备，熬制的酱汁也需要尝过一遍又一遍。

“想那么多做什么。”她自嘲地笑笑，起身推开房门。洗漱完毕后，她用一根筷子把长发在头顶绾成髻，宽松的套头衫罩在身子上，连一点起伏凹凸都看不出来。

“怎么也不好好打扮打扮，成天穿得这么素净，不像个小姑娘。”薛雅女士不乐意地说，然后拉着顾文思坐下，“我看你不做厨师了也好，学学那些女明星是怎么穿衣服、化妆的，好好捯饬捯饬自己，让他们知道，其实我女儿也是个大美女。”

顾文思抿嘴笑：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谁让我有个大美女妈妈呢。”

薛雅女士乐了，她听了好听的话，美滋滋地去厨房端出一个笼屉，上面

是几个白白的大包子。

“你爸昨天就和了面，专门给你做包子吃。你小的时候，他每做一次茴香包子，隔壁家的几个孩子都不肯回家吃饭了，你还拿着扫帚赶他们呢。”

母亲想起开心的往事，整个人都仿佛明媚起来，顾文思垂下头咬了一口，皮薄馅大，茴香和肉末混在一起，闻着很香。

顾博涵还是一副严肃又少言寡语的样子，他低头仔细地打量她的神色，犹豫地问：“好吃吗？”

顾文思把最后一口塞进嘴里，腮帮子鼓鼓的：“嗯，好吃。您在里面加了鸡蛋和白芝麻吧。”

夫妻俩的眼睛忽然亮了：“你尝得出来了？”

顾文思一愣，随即摇摇头：“白芝麻碾碎了，特别香，鸡蛋的口感很滑。”

顾文思没有一点迟疑，也没有什么伤心的样子。但薛雅的鼻子忽然就酸了，连忙移开视线，装作要添水，起身离开。

“文思啊，你难得休息，就在家多歇几天吧，我们餐馆里有雇员工的，不用忙活。”薛雅说。

顾文思笑笑：“妈，您别担心我，我闲不住。再说，附近新建了一栋写字楼吧，很多公司都入驻了，生意应该更忙了吧，我想去帮忙。”

薛雅欲张口说的话吞了回去。

沉默片刻，顾博涵忽然将筷子放下：“女儿孝顺，想帮忙有什么不好，正好这两天有个人请假不来，咱们中午都忙不过来，一会儿就让她跟着我去吧。”

顾博涵十几年前就经营餐馆生意，做的大多是一些家常小菜，且有过午不食、夜宵不供的规矩。那时候餐馆所在的地段不算繁华，恰好附近有一片居民区，因而常来的客人也都互相熟悉。顾文思的童年和少年，就是在父亲沉重的大铁勺和母亲挑拣蔬菜的脸盆边度过的。

她还记得有位常在傍晚吃小炒肉的崔叔，他还会要一瓶牛栏山，再点一小盘花生米或者罗汉豆，一个人也可以喝得美滋滋，偶尔还会坏心地用筷子蘸点白酒喂她……

可是七年后，店面经历过几次搬迁早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样子，现在的顾

客也多为附近上班族，来去匆匆的。曾经的那片居民区也已拆迁，多年的老顾客不知道还留下来多少。

“崔叔呢，最近还来吗？”

薛雅愣了一下，笑出声来：“来，他呀，雷打不动的二两小酒、一盘罗汉豆，说是万一哪天吃不下了，就是命快到头了。”

顾文思一愣神，见父母二人已经走进店里开始收拾。

原来已经过去的，不会完全没有痕迹。

“一份木须肉，带走！”中午时分最是闹哄哄，从十二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半，快节奏的上班族往来频繁，坐在餐馆里吃的人不多，很多人都等在柜台前。

顾博涵是掌勺的，他快速地将几份切好的菜往油锅里一滚，菜里的水发出刺啦啦的声音，水蒸气和油烟混在一起，然后，他迅速地翻炒几下，让所有的食材受热均匀，很快它们就不吵闹了，在大铁勺下散发出香味。

“胡萝卜没有了！”顾博涵朝外喊了一嗓子。

负责配菜的小周抹了把脸上的汗：“知道了！”

他是个又瘦又高的青年，中专学的厨师，身上没几两肉，手上的青筋倒是十分明显，看得出来是比较有力气的。他身边摆着一箩筐削好皮的土豆，还有满满一砧板的卷心菜，宽大的菜刀切下去，嗒嗒嗒声干脆利落，不带一丝犹豫。

顾文思将炒好的菜端出去，正好看见小周将堆成小山一样的卷心菜丝倒进盆子里，他抬头看到她又很快移开视线：“帮我拿去后厨吧。”

“哦，好的。”

人越来越多，薛雅照料着前台，手脚麻利地收钱找零，另一名打零工的小妹叫肖肖，拿着抹布飞快地擦过餐桌，双手端起叠成一摞的四五个盘子，稀里哗啦地丢进水池里。

“两份鸡蛋炒饼，带走！”她扯着嗓门朝里吼了一声，黝黑的脸蛋泛着油光，然后侧头看了眼飞快切菜的小周，抿了抿嘴，悄悄挪动脚步到他的身边来擦桌子。

后者手上动作不停，胡萝卜丝和土豆丝就像是自己滚到他刀下的，没一会儿又切好了一小盆。

肖肖正要开口说话，小周忽然喊了从厨房走出来的顾文思一声：“帮忙端进去吧，我切好了。”他说完这句话就又低下头，细长精瘦的手拿过一棵白菜，好像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了白菜上。

顾文思没说什么，走过去端起菜盆，小周没有抬头，他旁边站着的肖肖倒是回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那眼神好像是被抢走了棒棒糖的小朋友。

肖肖的目光落在顾文思白皙的脸上，发现顾文思因为忙碌而汗湿的时候，就连耳边掉下来的碎发看起来都那么淑女……真气人，她不就是长得白吗！

“这个月蜜思百货股价持续走低，市场占有率也在下滑，昨天尚人百货的总经理助理已经和我联系，有谈合作的意向。”刘骏捧着文件夹，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继续说道，“我自作主张替您约了下个星期的会谈。”面前的男人背对他坐着，只露出发丝修剪妥帖的后脑，面前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，数栋写字楼矗立着，从顶层看下去，金融中心尽收眼底。

长久的沉默中，男人只是在不停地滑动黑色手机的屏幕，似乎没听到刘骏说话一样。

刘骏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毕竟尚人百货的总经理是您的亲哥哥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面前的人啪嗒一声将手机放在桌面上，刘骏神情一滞，见俞樾起身走到窗边，沉默地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。手机屏幕上显示着电话簿的界面，“无名”两个字赫然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下面是长长的拨出记录，数不清有多少条。

刘骏默默地移开了视线，要说这个人的电话簿，标了星的通信人永远只有一个，既不是他的父亲，也不是兄弟，就算是公司高层的董事会，也没有人知道这个“无名”到底是谁。

俞樾站在落地窗前，感觉十分焦躁，像有一双手不断地在按着琴键，怎么也无法平静。更让他心烦的是，罪魁祸首只是一段电话接通的嘟嘟声。

“真是她回来了？”刘骏轻咳一声，“应该是这两天才回国的，今天有人看见她在父亲的饭店里帮忙。”

“她还好吗？”俞樾装作不经意地问，掩饰性地侧过身，语气十分平静。

刘骏捏了捏镜框：“看起来还不错，她在纽约的聚玉餐厅已经是副主厨，按理说前途无量，现在倒不像是准备跳槽的样子。”

俞樾一愣，是啊，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国？

“需要我派人去她家……”

“别打扰她。”俞樾靠着玻璃窗站着，一只手紧握成拳，一只手掩饰性地放在口袋里。

他忽然想，其实“无名”不是什么熟人，大概只能算是一个年少时的梦吧。

顾文思托腮坐在餐桌前，面色平静地看着店里挂着的电视机上热播的节目《厨王争霸》。

“王师傅曾是五泰楼的主厨，徽派菜系传人……”美女主持人声情并茂地介绍戴白色厨师帽的男人，画面旁边则写满了王师傅的各种头衔和获奖经历。

顾文思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上描画盘子的形状、不同的食材——液态的、固态的，红色的、绿色的，有时候厨师也是艺术家，每一份菜品都是对美的诠释。

她对着电视发呆的时候，屋里其他两个人都在各做各的事。现在是下午三点多，店里没有生意，顾博涵和薛雅去批发啤酒和饮料了，只剩她和小周、肖肖三个人待在这里。小周保持着他沉默寡言的男青年的人设，独自坐在厨房门口洗菜，他面前摆了个大水盆，里头是布满泥点子的萝卜、土豆等。肖肖坐在他附近举着手机自拍，偶尔做出嘟嘴卖萌的姿势，美颜相机咔嚓咔嚓直响。

“咦，小周，你是家里独子啊，我还有个妹妹。”肖肖原本是坐在他旁边的餐椅上说话的，后来大概是觉得离他远了，干脆搬了小板凳坐在他旁边，“你好勤快啊，老板不在就休息一会儿嘛。”见他不搭理，她干脆抓了一个土豆帮他洗起来，同时白了一眼还对着电视的顾文思，“学学人家偷懒嘛，别给自己多找活做。”

小周没有顺着她的话头，他站起来擦了擦手说：“早晚都是要做的，反正现在也是闲着。”他寻了把削皮刀准备处理食材，悄悄地侧头看去，顾文

思对他们说的话好像并没有反应。

“那也不能你一个人做啊，”肖肖跟了过去，顺着他的目光不高兴地瞪了一眼顾文思，“要加班，大家一起加。”

小周没有说话，他手上拿了一个土豆，咔吧咔吧将其劈成了几块，用刀身一刮，然后都丢进了旁边的不锈钢盆子里。

肖肖眼疾手快地端走，不给他喊顾文思的机会：“我帮你，我帮你！”

青年一顿，没说话，继续拿了根萝卜切。

顾文思听到身后切菜的动静，回头正好对上肖肖看过来的视线，只见她半是得意地展示了一番手里的菜盆，又转头满意地瞧着小周娴熟的动作。

“有人在吗？”玻璃门忽然被人推开，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走了进来，刘骏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框，“我想买份饭带走。”

“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厨师不在，我们是歇业时间。”肖肖懒洋洋地靠在柜台旁边，刘骏四处看了看，目光不刻意地扫过顾文思，又落在面前女孩子的脸上。

他露出招牌笑容，一口白牙衬得眼镜都闪亮亮的：“我是真的饿了，出差回来一整天没有吃上饭，你看店里谁能做，随便炒一道菜吧，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。”

肖肖有些为难，说到底，她和小周都是帮工，谁也没有这个权利开火做菜，正想着要怎么拒绝的时候，顾文思站起来了。

“您先坐会儿吧。小周，你去做道菜。”她倒了一杯纯净水递给西装男人，又示意他先坐下稍等片刻。

“这怎么行，老板不在，小周只是负责切菜的啊。”肖肖心直口快，身后青年的脸色一下就黑了，顾文思撩开后厨的帘子，见他还站在原地没动。

“怎么，你不会做菜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小周的脸一下红了，“我……我学过的。”

“那不就得了。”顾文思将围裙扔给他，“快点过来，我帮你切菜。”

顾文思无意间看到乖乖坐在餐桌后的刘骏，发现后者饶有兴致地瞅着他们，似笑非笑的样子。这个男人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精致，连坐在这种满是油污的小饭店里面，也仿佛是身处五星级酒店，面前十块钱一大桶的纯净水，

都让他衬出了“依云”矿泉水的级别，就差没挂个写着“我是白领，我是精英”的牌子！

两人对上视线，顾文思笑笑：“我们没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，还请您稍等。”刘骏笑眯眯地点了点头。

到了灶台边，小周倒没了平时冷静的样子，他系上围裙紧张地搓了搓手，说：“做什么？”

顾文思扫了一眼大理石台：“现在蒸饭来不及了，你先焯水过一下面条吧，我帮你切菜，做盖浇面比较快。”

小周一愣神，见顾文思已经从冰箱里拿出一块猪肉，随手拿起案板边的大菜刀，利索地切了下去。片刻，一块猪肉就已经被切去了一大半，而且切好的猪肉厚薄均匀。

他目瞪口呆，几秒钟后像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连忙转身开火，灶台啪的一声响，橙黄色的炉火一下就升了起来。

见锅里的水已经咕咚咕咚烧开，小周立刻将面条下进去，用长筷子搅和着避免粘在一块。他分神回头看顾文思，发现她已经开始切豆腐干了……

沉重的大菜刀在她的手中十分灵活，她轻松地反手横刀将豆腐干划成两层，一点都没有厚薄不均的样子。再停顿了一下，她用刀身轻轻一拢豆干，然后就犹如细雨打击屋顶一样，有节奏地下刀，很快就被切成大小一致的豆腐干丝。

她十分冷静，盯着手下的食材时看不出一点情绪，专注得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小周看得有点呆了。

顾文思将切好的食材拢在盘子里，取了个大碗接了凉水放在他的面前。

“面煮过头了。”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小周这才回过神来，忙将面条捞起来，“接下来呢？”

“先将肉丝炒至六成熟，盛出来后，洗锅再次添油，放入葱花、姜末爆炒，然后放入胡萝卜丝，大火翻炒直到胡萝卜出汁，接着放豆腐干翻炒，最后再加入肉丝调味。”顾文思熟稔地说完步骤便不再说话，只看着小周的手。

“这样就可以了。”小周抹了把额头的汗，用大铁勺将炒好的菜盖在面条上，正好满满当当地装了一个外卖盒。

“我端出去给他。”

“等下，”顾文思拦住他，撕了张纸巾，将盒子外面的汤汁轻轻地擦去，“可以了。”

他们在厨房里可以说是有点手忙脚乱，可外头的刘骏还一点着急的样子都没有，不像是饿了一天的人。

“啊，好香啊。”他满意地看着顾文思放到面前的塑料袋，里头还装了一次性筷子和纸巾。

“抱歉，让您久等了，现在材料有限，就只做了份面条而已。”

“已经很好了。”刘骏笑眯眯地从钱夹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，递给肖肖，“谢谢，不用找了。”

肖肖愣愣地瞅了眼顾文思：“这……”

厨房里出来的二人都没有说话，小周低头解着围裙，顾文思已经微笑着开门将人送了出去。

“欢迎下次再来。”她随口说着，刘骏回头高深莫测地看了她一眼，说道，“会的。”她也没当回事，看他走向了不远处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，然后打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。

她看过去的时候，后座上的人好像也正好回头看她。然后不等她细瞧，轿车已经迅速驶上马路，消失在车流里。

刘骏捧着廉价的饭盒端在手里左看右看，说道：“倒是挺干净的，准备得也很周全。”果然不愧是俞樾的白月光、朱砂痣，倒是让他有点另眼相看了。

毕竟是路边的小饭店，食材和用油都不会那么好，他也没打算给俞樾吃，正打算放起来的时候，忽然从后面伸过来一只手，不容拒绝地一把将塑料袋拎了过去。

“啊？”刘骏回头想说什么，见他已经小心地将盒子搁在腿上，手指轻轻地捻了捻一次性木筷，表情是出乎意料的温柔。

想说的话立时就被吞下，刘骏靠在座椅上，对身边的司机比了个“嘘”的动作。

入口的食物并没有特殊的美味，胡萝卜翻炒过度，口感并不好。但是俞樾闭上眼睛回忆刚才的惊鸿一瞥，她双臂环抱站在门边，看着他们这边，姿